

同门

亦

舒

新

经

典

新世界出版社



亦舒
著

师傅时告诫他们：人不可以貌相。行走江湖，最需要提防三种人：美貌女子、小孩以及老人。看上去越无辜越是厉害，一个人无论如何要生活，一个人走到哪里都可以存活。我最痛恨的一件事是残害同门，谁先动手，谁即是罪魁祸首，谁无可恕，明白吗？

最需要提防三种人：美貌女子、小孩以及老人。看上去越无辜越是厉害。

同 门

亦

舒

新

经

典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5-2355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同门 / 亦舒著. —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5.5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7-80187-637-7

I. 同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9265 号

同 门

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+广州天地

作者：亦舒

责任编辑：刘春梅 李林

统筹：丁丽艳

封面设计：奇文云海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：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：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址：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：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mm × 1230mm 32 开 印张：6

印数：1-20000

版次：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87-637-7/I · 213

定价：1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亦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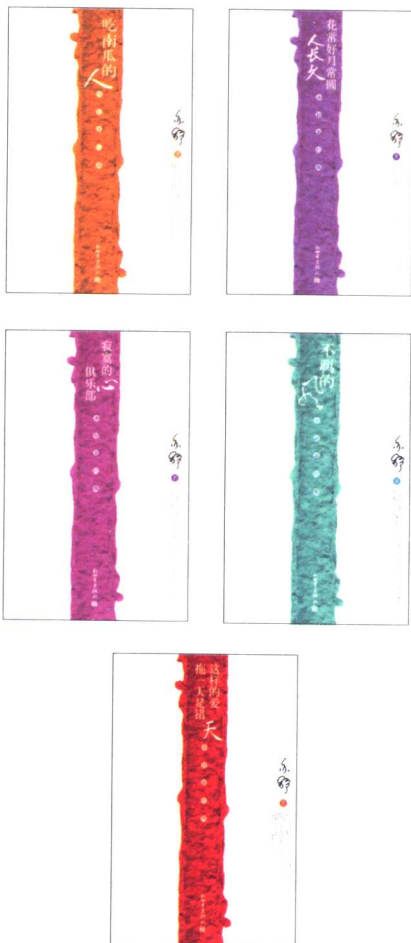
生于上海。

曾在《明报》任职记者及担任电影杂志采访记者
和编辑。

后赴英国留学，任职酒店公关部。

进入香港政府新闻处担任新闻官，七年后辞职。

现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，并移居加拿大。



丛书策划：红书坊+广州天地

特约编辑：孙莉莉

责任编辑：刘春梅 李林

统 筹：丁丽艳

装帧设计：奇文雲海 装帧设计
qwyh_cn@yahoo.com.cn



黄昏，巴黎的逢东广场，一个穿着名贵西装，看上去踌躇满志的中年男子自丽池酒店大门走出来等车。

他一眼就看到对面马路有一个美女自时装店出来。

凭他的生活经验，一公里外都嗅得出谁是美人，谁不是。

这个年轻女子秀发如云，穿淡蓝色夏奈儿套装，身型苗条，胳膊是胳膊，腰是腰，一双长腿在短裙下显露尽本钱。

谁，这是谁家的禁脔？长相这样姣好的年轻女子怎可能名花无主。

来接他的车子已经驶近，可是他仍然贪婪地看着她，等她转过脸来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群吉卜赛流浪儿从街角走出来接近她。

中年男子立刻在心中嚷：糟糕。

果然，那三四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走近她，伸手向她讨钱。

她两只手都挽着购物袋，手袋挂在肩上，一时手足无措。其中一

个小流氓欺侮她落了单，索性去抢她的手袋，并擅自打开，准备捞钱。

中年男子忽然见义勇为，扑到马路对面，大声吆喝，赶走流浪儿。

那群吉卜赛流浪儿不甘心，朝男子身上扔香蕉皮，最后还是拔脚逃走，无影，来与去，都像一阵风。

他用英语问那女子：“没有事吧，可有损失？”

一边蹲下，帮那女子拾起地上的名店购物袋。

他轻轻说：“一个人出来购物，需当心呢。”

他的司机大声叫他，他只是不理。

女子抬起头来，他看到她五官，呆住。

他女朋友出名得多，自诩识尽华裔美女，可是他还没有见过这样精致的面孔，如此水灵的大眼。

他鼻子闻到一阵甜香，好色的他略觉晕眩。

女子伸手替他扫一扫肩上遗留的香蕉皮，说法语：“谢谢，非常感谢。”

她自他手中接过袋子。

他不愿放她走：“小姐，贵姓，可否喝杯咖啡？”

她扬起头，那晶莹的皮肤在夕阳下像是半透明。他第一次了解到了秀色可餐这句话，光是看，手不动，也是享受。

只听得她说：“我的车子来了。”

他帮她拉开车门：“小姐，可以再见个面吗？”

她微微笑，不回答。上了车，关上车门，车子绝尘而去，留下他惆怅地站在街上。

这时，他的司机气乎乎过马路来。

他问司机：“她是谁？她可是住在丽池酒店？”

司机顿足：“刘先生，你的钱包！”

他骤然苏醒，伸手去摸胸前荷包，立刻发觉外套里袋里的大叠现款、腕上的金表，以及裤袋里买来送女友的一枚粉红钻戒，全部失踪。

“噫。”他失声。

最重要的倒不是这些，最要紧的是一份合作建议书，他一直亲自带在身边，预备今晚见到那帮越南人时递上。是他的家属打算到胡志明市投资，费尽九牛五虎之力，总算搭到门路与越南人开会，不料遭到扒手光顾。

前后不过三分钟时间。

司机说：“刘先生，我已大声叫你注意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过来拆穿她？”

司机不敢出声。

大家在这地头上找生活，坏人衣食，怕有麻烦。

中年男子立刻回酒店去叫助手取合约副本。

他一边烦，一边对那双水灵的大眼怀念不已。

她会是小偷？

只要她说一句话，他自动剥下衣服送上所有都可以。

那刘姓商人的灵魂并没有归位。

那女子上了车，立刻脱掉假发，换了衣服，卸妆，完全换了个样子，现在，她看上去像个女学生。



司机笑笑说：“马到成功。”

她答：“托赖。”

她把从那男人身上捞来的东西摊开查看。

将美金及法郎塞进裤袋，看一看那枚心型足有拇指甲大的粉红钻戒：“找尚彼埃脱手。”交给司机。

司机转过头来接过。

呵，原来她也是个年轻女子，比伙伴还要小几岁，一脸稚气。

“文件可得手？”

“在这里。”

当下她将车子驶入横街一间车行内，两人一齐下车。自然有人接应，把一辆深色小房车交给她们。

两个人随即到和平露天咖啡座去。

在灰紫色天空下，她们分两张桌子坐下。

有人过来笑说：“金瓶，你早。”

金瓶正是那叫异性晕陶陶的美女，她说：“太阳都下山了，还早呢。”

那人是一个中年女子，交一个信封给她，“你妈妈叫我给你。”

金瓶把信封放进手袋，把扒来的文件交给对方。

“你不点一点数目？”

“章阿姨，我不信你还信谁。”

那章阿姨亲昵地吻金瓶脸颊，然后离场。

金瓶喝完咖啡，轻轻站起来，尽管已经抹净化妆，换上白衬衫卡其裤，但她美好身段仍然吸引了男人的目光。

一辆摩托车咣咣声兜过来停下，她踏上去，戴上头盔，双臂抱紧司机的腰身，脸靠在他背上。

司机把车驶往右岸。

一路他问：“玉露呢？”

金瓶简单地回答：“到补习社去了。”

司机说：“我们回家去吧。”

金瓶忽然无限缠绵地说：“说你爱我。”

“我要左转了，扶紧。”

夜深了，那个姓刘的生意人在旅馆酒吧喝闷酒。

半晌，他的助手来了，面如死灰。

刘氏无比恼怒说：“我真不明白，一切条件已经谈妥，就待签字，怎么会最后关头悔约，越南人太不可测。”

那助手轻轻说：“有人出的条件比我们更好。”

“人家不可能知道我们出价高低。”

“我刚才打听到，有人在我们签约前半小时提出更佳条款作为比较，对我方秘密了如指掌，终于得到了那笔生意。”

刘氏像遭雷劈中似张大了嘴：“黎胖子！”

“对，是那个扒手。”

“你完全不懂，那扒手要我的合约何用？”

“卖钱。”

“幕后主使绝对是黎胖子，我同这个人势不两立，回去我要叫他好看。”



“刘先生，我真不明白，你千年道行，怎么会叫一个扒手得手？”

他不出声。

“听说是美人计？”

他仍然紧闭双唇。

“刘先生，你身边全是拔尖美女，照说，这一招对你来说，最是无效。”

老刘仍然沉默。

这是他的奇耻大辱，他以后都不会再提这件事。

他正在沉思，回去，怎样向老父交待签约失败这件事。

那边，摩托车在一幢老式公寓房子前停住。

铁闸内是一座天井，有一株老橙树，正开花，尚未到结果季节，独有香味，甜畅心扉。

金瓶走上楼去淋浴更衣。

她一贯用极烫的热水，双肩淋得通红才肯罢手，像是想洗掉极难除去的污垢一样。

披着浴袍，她喝下大瓶冰冻啤酒。

忽然听得身后有人讥笑：“一点仪态也没有。”

金瓶不用回头也知道这是谁。

“你几时回来的？”

“法语老师说我仍有右岸口音，全得改过来。”

金瓶也承认：“是，我俩的法语确实不及英语好。”

“师兄呢？”

“出去了。”

“连你都留不住他？”玉露的语气十分讽刺。

金瓶到底大几岁，微笑地答：“我算老几，不过同门学艺，他干什么要听我的。”

这时，女佣敲门进来：“师傅叫你们。”

金瓶答：“马上来。”

她立刻更衣，玉露亦不敢怠慢，马上收敛起笑脸。

师傅就住在她们楼上。

她俩走出公寓门，自公共楼梯走上去。

佣人斟出咖啡。

一面黑纱屏风后有张金黄色缎面的贵妃榻，师傅坐在那里由人做按摩。她用手招她们过去，她手上不分季节，不管室内室外都戴着手套。

“章阿姨称赞你们呢。”

“是长辈过奖。”

金瓶把那只装有酬劳的信封轻轻放在茶几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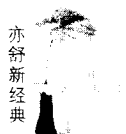
师傅嗯了一声。

金瓶走近一点。

黑纱屏风是古董，上面绣着栩栩如生的昆虫，一只青绿色的螳螂正欲捕蝉，一只黄雀全神贯注在后边瞪着它。

只听得师傅说：“金瓶，你有黑眼圈，可是疲倦，抑或心中渴望什么？”

“我是有点焦虑。”



“可要度假？”

“我有话想说。”

“好，你说。”

金瓶像是考虑怎样开口。

玉露诧异：师姐想说什么呢？她何来胆子，居然与师傅对话。

师傅转了一个姿势，好让按摩师捏她腰部。

黄色缎子上织出一只只小小精致的蜜蜂，那是拿破仑的皇室标志。

终于金瓶这样说：“一向以来，我们都不知道信封里是什么。”

师傅语气一点也没有变，她这样答：“你想知道？那不过是一张银行本票，用来支付灯油火蜡，你们的学费及生活费，病了看医生，近视配眼镜，牙齿不齐配牙箍，还有，订购时装，缴付房租。”

真的，这笔开销，长年累月，非同小可。

师傅感喟：“把你们三个带得这么大了，不惜功本，乘飞机从来不搭经济舱，暑假送到瑞士学烹饪，冬季在阿士本滑雪，春假到罗华谷看酿酒，感恩节往黄石公园露营，请问，有何不妥？”

“我们——”

“你只是代表你自己，别用‘我们’这两个字，你师弟师妹不一定有什么不满。”

金瓶终于说：“外边都采用经纪人制度了。”

师傅在屏风后坐直了，声音仍然不愠不火：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师傅，得来的酬劳，你不如抽百分之三十或四十金，余者让我们平分吧。”

“你可与师弟谈过这个问题？”

“有，他知道赵氏门生都采取这种合作方式，他们管理方式十分现代，收入都摊开来分配。”

“你对我这种家长式经营表示不满？”

金瓶轻轻说：“这一行渐渐式微，很难有新人入行，玉露也许是最后一个，我不打算收徒，无人养老，总得为自己打算。”

玉露屏息，说得虽然是事实，但是语气不甚客气。

“你已有离心，羽翼已成，打算自立门户，可是这样？”

金瓶这时也十分佩服师傅，听到徒儿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她的声音仍然不愠不火。

金瓶说：“我一向敬佩师傅。”

师傅给她接过去：“只是时代已变。”

忽然之间，师傅徒弟一齐笑出来。

“你几岁开始跟师傅找生活？”

“五岁，我在浦东出生。”

“你为何流落街头？”

金瓶的声音无悲也无喜，她据实答：“生父把我寄养在一名亲戚家中，他随即失踪，一年多不付生活费。亲戚一日带我逛街，转头失去踪影，叫我流落街头。”

“没想到你还记得。”

金瓶说：“我记得很清楚，肚子饿身体脏，头上有巴掌大的癬疮，一直流脓，乳齿因营养不良逐颗落下。”



玉露还是第一次听到平日既美又骄的师姐的故事，不禁惊骇。她扶着一张椅子，慢慢坐下。

金瓶仍然笔直地站在师傅面前。

“后来呢？”

金瓶知道师傅用意。

“后来师傅把我自乞丐头子手中领了去，把我洗干净，让我上学，教我手艺。”

“对，十五年之后，你反客为主，叫我抽百分之三十佣金。”

“师傅，我已经为你工作了十五年。”

“金瓶，我不想多讲，新式合作方式不适合我。你要不照老规矩，要不离开这里去自立门户。”

她一口拒绝。

金瓶低下头。

“你尽管试试看。”

“秦聪会跟我一起走。”

师傅放下咖啡杯：“爱走的，立刻可以走，不必等到明天。”

这种管理手法，其实十分现代，谁要走，尽管走，恕不挽留。公司至多结业，绝对不威胁。

“玉露，你留下来，我有事给你做。”

金瓶一个人走出师傅的书房。

秦聪坐在栏杆上等她。

英俊的他穿着蓝布裤白衬衫，看到师姐灰头土脸地出来，微微笑。

“一看你那晦气样，就知道谈判失败。”

金瓶不出声，坐在石阶上。

秦聪移到她身边。

“现在，师傅知道你已经有离心。”

“她一直知道我的想法。”

“你真舍得走？”

“我总得为自己着想。”

“你哪里有师傅的关系网络。”

“可以慢慢来。”

秦聪摇摇头：“此心不息。”

“我要是走的话，你跟不跟我来？”

秦聪笑笑，不答。

稍后他说：“我一直记得师傅是我救命恩人。”

金瓶知道秦聪并不姓秦，他是华人与菲律宾女子所生，孤儿院长大。金瓶在八岁那年才见到师傅把他领回家，当时秦聪已经高大。

秦聪笑：“那年我们住在香港缆车径，记得那个地方吗？”

“记得。第一次吃果仁巧克力，以为果仁是核，吐到地上。”

“那时你已是小美人。”

“美，美在何处？皮肤上老茧在医生悉心照料下一块块褪下，露出新肉，像个怪物。”

“可是你的十指在我们三人之中最灵活。”

金瓶举起那十只尖尖的手指笑了。



“何必离开师傅，我打算送她归老。”

“我却想结婚生子，过正常人生活。”

“金瓶，别奢望，你我本是社会渣滓，应当庆幸侥幸存活。”

“秦聪，我不如你乐天知命。”

秦聪吻她的手。

金瓶忽然轻轻说：“秦聪，说你爱我。”

他们背后传来嗤一声笑。

秦聪转过身去：“过来，小露。”

“师傅叫我们去伦敦工作。”

“几时出发？”

“后日。”

玉露坐到秦聪的膝上。

三个孤儿，类似的命运，大家都是混血儿。

金瓶有高加索血统，皮子雪白，大眼有蓝色的影子；秦聪黝黑，似南欧人；小露啊，她来自越南的孤儿院，她有一头卷发。

金瓶站起来：“我累了。”

“去休息吧。”

橙花香更加馥郁，当中夹杂着一股略为辛辣的香味。金瓶知道师傅正在吸烟，她老怨身子痛，一吸就好。今午，那姓刘的商人闻到的，也正是这种烟。

她走进寝室和衣躺下。

真是，生活得像千金小姐一样，夫复何求。